

繁华静处抬头望月

□潘玉毅

凌晨三点,我从睡梦中醒来,便再也睡不着了。此时,夜阑人静,鸟雀无声,一旁的妻子还沉浸在恬谧的梦境里。我既已没了睡意,就披了件衣裳起身走到室外。推开门,却见星斗满天,虽然没有小时候的密,却也称得上多不胜数。许是我还未十分清醒,总觉得有星星在冲着我眨眼睛,不由得感慨:人世间的一切都变了,好像只有它不曾改变。

站在当前沿着时间长河推溯过往,记忆里那种抬头望月的心情已是久违了。记得小时候,到了晚上,只要不下雨,我们就会跑到屋外张望两眼,看看星星和月亮有没有出来,看够了才回去写作业。尤其是盛夏时节,逢着暑假,我和哥哥就会跑去外婆家。太阳下山

后,我们便搬着椅子、凳子来到空旷的稻地上,满目期待,只为等着月亮出来,星星出来。白日里的热气还未消散,大地像个蒸笼,泼过水之后发出“嘶嘶”的响声,还腾腾地冒着“烟霭”。入夜以后,外婆洗好了碗筷,也会同我们坐在一起,给我们猜谜语、讲故事,她不时摇动着手上的大蒲扇,风轻轻的,柔柔的,似乎在驱赶着暑气。可能那个时候我太笨了,常常猜不着谜语,星星有多少颗?数来数去也没有数清。

夜深了,我们该回去睡觉了,回到房里,发现月亮也跟着进来了。透过明亮的玻璃窗,我们能看见月亮,一弯或者一轮,皎洁可爱。再早些时候,农村里的房子多半装有天窗,月亮透过小小的窗口,能让黑寂寂的房里多出一块明亮的规则的四边形,就像舞台上聚光

灯照到的地方。不一会儿,墙角的蚰蚰跑进屋里来了,田里的蛙声跑到屋里来了,甚至连萤火虫也想透过纱窗挤到屋里来……于是,房间虽小,却好似盛满了整整一个世界。在这样的夜晚,我们常能做上一个又一个好梦。

这样的日子过了许多年,即使到了初三、高三,功课繁忙,没有时间和闲情再抬头望月,但睡前看着月光洒满被子,心里依旧是幸福满盈的滋味。

后来,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就再也没有看过月亮了。厚厚的窗帘挡住了窗户,忙碌的生活挡住了视线,我们虽有眼却再也看不见。有的人钻进了钱眼里,有的人陷在了权力上,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每天都在想着今天干了多少活,挣了多少钱,却少提及看了几回星星。城市

里,随处可见高楼大厦,却再也看不见青蛙和蟾蜍,老鹰和白鹭。甚至每天上下班从栽满植被的大街经过,春日里,五步一树,百步成林,而我们却对人妄言自己看不见风景。

也许,我们在并不重要的事情上逗留了太长时间,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事情。为了口腹之累,我们每日里早出晚归,偶得闲暇,抬头看电脑低头玩手机,八卦扯淡,吐槽人生,却再也不曾抬头看云看月低头看花看水。我们不妨问问自己:有多久没看过月亮了,又有多久没数过星星了?杂花生树,月上柳梢,这是大自然写的一首好诗,多美啊,可是我们会读吗?

俗话说,惜花的早起,爱月的迟眠。如果能在繁华静处做一个早起迟眠的人,未尝不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啊!

幸福的急刹车

□周文洋

我在部队当汽车兵时,营区驻在一座大山脚下。那年一个阴沉的冬日,我和班长翻山执行一项紧急运输任务。

当卡车从七折八转的盘山道开始下坡时,山间狂风大作、雪花飞舞,班长说:“这路况咱们不太熟,慢点开。”班长话音未落,一大团雪雾突然涌来遮住视线,在这瞬间我恍惚看见路边有“急弯”的标牌,我忙果断地踩住刹车,车滑行几米停住了。我和班长下车察看,惊出一身冷汗:距车头不到两尺低矮的护栏外竟是十多米的深沟,我如晚踩刹车一秒钟,后果将不堪设想……

完成任务回到营地已雪过天晴,回想路上惊险的一幕,我平生第一次发现天是那么蓝、山是那么青、营区是那么美……我突然涌上一种难以表述的幸福感:活着真好!

从部队复员到地方,在时紧张、时闲散的日子里我渐渐悟出:生活中许多幸福感来自果断的“急刹车”。在沪指扬升时,我和朋友各把5万元投进股市,不料一个月后暴跌,我和朋友商议赶紧“割肉”抛出,朋友却执意要等反弹,我果断抛出了手中的股票,又过一个月,沪指跌破了底线。望着朋友沮丧的神情,我暗暗比较出一种幸福感:自己虽没赚到,却也没被套牢,果断的“急刹车”保住了本钱还有机会东山再起。

人生实际就是一次生命旅行,途中不仅有美丽的风景,也有盘山路和暴风雪,也有股市般的升扬或落跌。得到警示、看见红灯及时止步,这种放弃和终结有时尽管不完美,甚至有些惊险、冷酷,但却会得到精神的愉悦、幸福的结果,赢得长远和全局。人生学会审时度势,当机立断的“急刹车”,不能不说是一种胆识与魄力、生存的智慧 and 幸福的享受。

戴柳帽

□常书侠

清明时节的故乡,不论田间地头、沟沟岸岸,抑或房前屋后的柳树都已经抽枝发芽,村庄被淹没在柳浪里。此时,春风微吹,柳条轻扬,嫩绿中点缀着束束桃花,端的是莺歌燕舞,春意盎然了。这柔柔软软鲜鲜绿绿的柳条是春的信物,人见人爱。况且,柳树到处都有,人们信手折下几枝,在手中随意弯上几弯,绕上几绕,就成了一个柳圈儿,往头上一戴,就被称为柳帽了。

记得儿时的清明节一大早,我们这些顽童总爱爬到村外小溪边的柳树上,折下几把柳条。从树上下来后,坐在地,编上几顶柳帽和几个柳镯,再拧上几支柳笛,然后自己先戴上一顶柳帽和两个柳镯,嘴里吹着柳笛,兴冲冲拿着柳枝柳帽跑回家。一进门,喊一声:“我编上柳帽啦!”这时,满头白发的老奶奶和驼背的爷爷就会高兴地说:“孙子编柳帽啦!来来来,一人戴一顶。”于是,正在忙活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停下手中的活儿,一人戴上一顶。戴上柳帽后,奶奶会慈眉善目地说:“清明戴柳帽,吉利全来到。”说话间,父亲就会用扁担挑起水管,到老石井上挑回两筒清清凉凉的井水,爷爷就立即提上一筒水,在灶台前、屋门前、院子里和街门口,用几枝柳条蘸上水甩三甩,边甩边念念有词:“柳条蘸水甩三甩,保佑全家无病灾。观音菩萨亲身到,一切邪祟进不来。”念叨完毕,就像端午节往门环上插艾草一样,把柳条插在屋门和街门的门环上。然后,爷爷、奶奶和父母都把自己的柳帽挂在门吊上。只有我戴着柳帽去上学,来到学校里,不论男女同学,几乎上都戴着柳帽。也有细心的同学,还会给老师带来一顶柳帽。平时严肃的老师,戴上柳帽后也笑得那么甜。毕竟,这是春天的馈赠,有谁会拒绝呢?

长大后参加了工作,远离了家乡,便很少有机会去戴柳帽了。不过,前几天终于有机会又戴了一次柳帽,那是和几位驴友骑着自行车来到一条小河边,河堤上长满了柳树,我们在欣赏柳浪的同时,从低矮处的树杈上撒下几枝柳条,各自编成柳帽、柳镯,戴在头上和手腕上,像孩童一样,在河堤互相追逐着,奔跑着,快乐无比!这就让我想起了故乡的清明节,想起了儿时的柳帽。正是:又是一年柳色新,忆起故乡格外亲。柳帽柳镯柳笛声,声声呼唤游子心。

大地的耳朵

□熊炳钰

地衣在我们乡村有山有水有岩石的地方,是一种很常见的植物。只要岩石上有一层薄薄的黑土,地衣就能够很旺盛地生长繁衍。地衣是一种低等植物,因其形状极像人的耳朵,所以又称之为地耳;又因它紧贴大地而生,所以有些地方又称其为地皮。

在我的记忆之中,吃地衣是与那远离我们而去的饥饿岁月联系在一起。由于粮食不够吃,每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,我们这些八九岁的小孩便会相约在一起,三五成群,在田边地头,山谷溪畔,寻找采摘地衣。在我的印象中,山涧旁的岩石与土壤交接的地方地衣特别多,也长得特别肥大,用不了多长

时间便能捡拾到一筐。其实,我们这里山村的春天风景是很美丽的:野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,在油菜花和紫云英的花丛中非常忙碌地采蜜;小燕子穿着黑白相间的礼服,从犁过的秧田里衔泥筑巢;远远近近的山峦,长满马尾松、橡树、连香树、红果冬青和山樱桃;密密麻麻的竹林里,总会传出画眉鸟那婉转的歌声。我们提着竹制的小筐来到小河边,把地衣漂洗干净。有的时候,如果离天黑回家还有一点时间,我们便会在河水里,搬开那些大大小小的鹅卵石,去捉我们这里特有的一种淡水沼虾。这种虾喜欢藏在鹅卵石的下面,捕捉它们时,把右手掌的掌心向下,悄悄挪近到虾的尾部,左手再在虾的前方

轻轻一晃,虾受到惊吓,便会迅速后退,十之八九会退入到你的右手掌中。我们用这种办法,不要任何捕捞工具,每个人一般都能捉到三五十只虾。把这些虾与地衣一起拿回家去炒熟了吃,这对于当时我们这些处于饥饿岁月中的八九岁的孩子来说,真是拿黄金也换不去的美味佳肴。不知是现在我的味觉退化,还是肚子不饿,近年来,大龙虾、小龙虾、沼虾、紫菜、海参、黑白木耳等等我也吃过不少,但总感觉没有我童年时吃过的地衣炒虾的那种纯净天然的香鲜味道。

当然,我们现在基本上都丰衣足食了,许多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挨饿是种什么样的滋味。每每看见一些酒店和学校食堂对各种食

物的惊人浪费,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童年时吃过的地衣——这大地的耳朵!它们位列低等植物,却用自己的卑微之躯,救活了无数处于饥饿之中的高级动物——人!它们是大地的耳朵,不知听见了多少处于饥饿之中的人所发出的痛苦呻吟。是的,也许你有了,能享受甚至浪费得起,但是,地球上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!——你有权享受,但你无权浪费。尽管在浩渺的宇宙中,有数以亿计的星球,但是,目前适合人类居住的,只有地球这唯一的一个!如果我们不以感恩的心来善待地球,善待一切宝贵的自然资源,人类就不会有希望,更不会有未来!——帮助我们度过饥饿岁月的地衣,这大地的耳朵,它每时每刻都在倾听着!

